



雪山风云

程士荣 姚运焕 编剧



群众出版社

雪 山 · 风 云

姚运煥 程士榮 編劇

群 众 出 版 社

1964年·北京

內 容 介 紹

“603”地質普查小队，在冰雪复盖的祁連山里寻找铁矿，暗藏小队內的特务分子却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小队在支部書記靳华的领导下和藏族人民的支援下，冲破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詭計，终于找到了铁矿。同时，在曲折的斗争中，靳华并找到了十八年前被藏族老人收留和扶养起来的妹妹。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04(文)126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1/16 插頁4

1964年9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63千字 印数1—20,300册

定价(4) 0.30元

CAC11/14



序 幕

靳中华对梭南达吉：“老大爷，請留下这个小洋瓷碗作个紀念。”



第一幕

靳中华問梭南吉：“你……你叫什么名字？”



第一幕

梭南达吉面对“喇嘛”的威胁、利诱：“就象千年雪山，万年冰川一样！”



第 五 幕

小蔡：“大铁矿就是它！”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剧照

人 物 表

- 靳中华 四十八岁，某地质大队党委书记。
- 靳 华 二十六、七岁，地质工程师，603 普查小队党支部书记，靳中华的长女。
- 曾守成 三十五岁，地质工程师，603 普查小队队长。
- 許汉亮 二十五岁，地质技术員。
- 小 蔡 二十岁，地质技术員。
- 邓富子 二十二岁，地质技术員。
- 李彩英 十八岁，女，繪图員。
- 张 霞 十九岁，女，报务員。
- 梭南达吉 七十五岁，藏族老猎人。
- 梭南吉 十九岁，靳中华的次女。
- 雷 星 二十八岁，靳华的母亲，紅軍宣传队长。
- 孙学礼 十八岁，靳中华的警卫員。
- 陈 非 三十八岁，603 普查小队的医生、暗藏的特务。
- 喇 嘛 四十五岁，特务。
- 解放軍战士及藏族民兵若干人。

序 幕

幕在隱約而又密集的炮火聲中拉開。

紗幕上出現“1936”年的字樣。透過紗幕可見千里冰封的祁連雪峰埋在陰雲里，仿佛起伏不定的波濤閃着冰冷的光，不見尽头。

懸崖峭壁，犬牙交錯，百年老松被厚厚的積雪壓彎了腰。

舞台右側的石壁上，有一個天然的石洞，左側在冰雪復蓋的亂石崗子上，長着一株不畏冰雪的小青松。

寒風呼嘯，大雪飄飄。

少頃。

紅軍宣傳隊長雷星懷抱着不滿周歲的嬰兒踉蹌奔上。她胸負重傷，臉色蜡黃，鮮血已濕透了軍裝，她喘息未定，茫然四顧。當發現了那個石洞以後，好象獲得生機一樣向山洞沖去，在快到山洞門口時，腳下一滑，摔倒在地。嬰兒伏在母親胸前，嚎啕大哭，哭聲震蕩在冰天雪地間。

少頃。

一個藏族老人梭南達吉從洞內探出身來窺視，當他發現四周無人時，急步趨至雷星身邊，雷星帽子上的紅星使老人鬆了口氣，老人急俯身將雷星扶起。

梭南達吉 紅軍同志，紅軍同志……

〔雷星睜眼望望老人，又昏過去了。〕

梭南達吉 （發現她身上的血跡，一驚）啊？！血！佛爺呀！這……

这可怎么办？

〔老人急从腰中取出一牛角制的小药壶，倒出些药粉给雷敷在伤口。〕

梭南达吉 红军同志，红军同志……

雷 星 （苏醒）谢谢你，老大爷……我……我们的队……
伍……

梭南达吉 你们的队伍在杀马家贼哩！

〔一年轻红军战士——孙学礼，手持马刀，身背枪急上，发现老人和雷星。〕

孙学礼 誰？

梭南达吉 （惊，退，急掩雷星，辨視）啊！红军同志！（指雷）快！

孙学礼 （发现雷星）雷队长！（急回身喊）教导員，雷队长在这儿！（和梭南达吉急扶雷星坐在松树下，抱起婴儿）

〔教导員靳中华急上，他年約三十岁左右，长久未剃的胡子和炮火硝烟使他年轻的脸显得蒼老，他身后跟着一个小红军，只有八、九岁，这是他的长女——靳华。〕

靳 华 （扑至雷星跟前）媽媽！

靳中华 （奔至雷星身边）雷 星……雷 星……（靳华伏在雷身上痛哭）

靳中华 （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捂在雷的伤口上）雷星……雷星……你醒醒……

雷 星 （苏醒）中华……队伍突出来了沒有？

靳中华 全突出来了。

雷 星 （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靳 华 媽媽！（哭）

雷 星 （抱着靳华的头）不哭，小华！

靳中华 雷星，你觉得怎么样？

雷 星 我……不要紧……（挣扎着站起来，刚迈一步，不支倒下）

靳中华 孙学礼，快去找军医！

孙学礼 是。（欲去）

雷 星 不……不要去找军医……

靳中华 雷星……你？

雷 星 中华，我……我不能跟同志们在一起了……中华……你带着孩子快走……

靳 华 妈妈……妈妈……

雷 星 （抚摸着靳华的头）小华……不哭……快跟爸爸去追大部队……我……（昏过去了）

靳中华 （急摇雷星）雷星……雷星……

靳 华 妈妈！妈妈！

孙学礼 雷队长！雷队长！

梭南达吉 （沉痛地）神鹰的翅膀叫恶魔砍断了！

雷 星 （睁开眼）不要紧，老大爷……（呼吸急促）一个鹰的翅膀断了……可是……（挣扎着站起，靳扶住她）革命的鹰群不会飞散，它将穿过乌云，越过雪山，飞得更高，更远，飞遍全中国！（闭上眼睛，死去）

靳 华 妈妈，妈……妈……（大哭）

靳中华 雷星……雷星！（解下身上的披风，轻轻的盖在雷星脸上，背过身去，擦掉他的眼泪）

〔靳华泣不成声。〕

靳中华 （转过身来）小华！站起来！抬起头，把眼泪擦干！

靳 华 （放声地）爸爸！（哭）

靳中华 （摸着小华的头）孩子！要記住，記住这个仇！

靳 华 （抽噎着）我……我記住啦！

〔枪声渐近。

孙学礼 （急示手中婴儿）教导員，这孩子？……

靳中华 （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茫然地）孩子……

〔枪声更近了。

梭南达吉 （急向靳）紅軍同志，你們快走！（见靳抱着孩子）
这孩子……

靳中华 （混乱地）孩子？

梭南达吉 孩子还没有断奶呀！你要打馬家賊，在这冰天雪地、人烟灭絕的地方，你帶着孩子……

孙学礼 老大爷，我們帶着她，我們会有办法的。

靳中华 （茫然无措）我們会有办法？这……

梭南达吉 （慷慨地）紅軍同志，为了打馬家賊，为了孩子，
你要信得过我，来，把孩子交給我！

靳中华 （震动）老大爷，这……

靳 华 爸爸！

孙学礼 教导員，这怎么能行？我們这一走，誰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梭南达吉 （失望）怎么？你們不信我？

孙学礼 不是不信你，老大爷，在这冰天雪地里你帶着她有困难！

梭南达吉 你們帶着就方便？

孙学礼 有困难我們会解决的。

梭南达吉 我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枪声更近了，急切地向靳）

紅軍同志，別看我是個山里人，我心里可亮堂，你們是為了誰？我這兒（拍心口）全明白，信我，把孩子交給我！（決然伸出雙手）

孫學禮（急）教導員！不能把孩子留在這兒，我背着她走！

靳中華（矛盾萬分）你，等等……

孫學禮 教導員！你！

靳華 爸爸，不能把小妹妹留下，你打仗，我照顧她！

靳中華 你？！

靳華 你別看我小，我會照管好小妹妹的。啊！？

〔槍聲更緊密了。〕

孫學禮 教導員，我們要趕快離開這兒！

梭南達吉（催促）紅軍同志……

靳中華（下了決心）老大爺，這也是迫不得已，給你老人家添勞累了，你就把她當成自己的小孫女吧！

梭南達吉（接過嬰兒）紅軍同志，放心走吧。頭上有千年雪，腳下有長流水，只要雪山不倒，流水不斷，就有你的孩子！

靳中華（激動地緊握住老人的手）謝謝你，老大爺，總有一天我們會打回祁連山的（從皮帶上解下一個畫有紅五星的小白瓷碗，雙手捧在老人面前）老大爺，沒什麼禮物，這個小瓷碗留下做個紀念吧！

〔老人接碗，頷首，注視。〕

〔激烈的槍聲大作，夾雜着馬匪軍的喊聲：“快，從這兒爬上去！”〕

“團長，這邊有人！”

孫學禮 教導員，敵人追上來了！

〔靳中华拔枪在手，奔上山石俯视。〕

梭南达吉 紅軍同志，快走！

靳中华 老大爷……（拉靳华转身走，靳华甩开爸爸返身扑在雷星身上，大哭。靳中华拉起她，望望死去的雷星，又望望老人怀中的幼婴）

梭南达吉 走吧！这儿有我。

靳中华 再见了，老大爷！

梭南达吉 保重吧！

〔靳拉小华下，孙学礼向山沟下开了几枪，即随靳下，老人目送他們去后，急隐入山洞。〕

〔风雪怒吼，馬匪軍喊声又起。〕

〔陈大少領几个馬匪軍爬上来。陈大少便衣打扮，年約十八、九岁，手持两把匣枪。〕

陈大少 （搜索）奶奶的，跑啦？（发现雷星倚在树下，吓了一跳，急臥倒，举枪）有人，赶快 交枪！（见无动静，向尸身打了一枪，轻步向前，查看，切齿地）奶奶的，死啦！到底沒逃过老子的枪子儿。

〔匪团长率几个匪兵冲上。〕

匪团长 什么人？

陈大少 报告团长，正是那个斗我爹的女紅鬼，共产党的宣传队长。

匪团长 好啊，陈大少，你总算給你老子报了仇啦。

陈大少 不，馬团长，别说杀她一个，就是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也消不了我杀父之恨，我誓把共产党靳尽杀絕！

匪团长 （讚賞地）嗯，好，陈大少，这么年紀就有 如此宏图

大志，他年必能高官厚祿哇！

陈大少 还望馬团长栽培！

匪团长 （点头，向陈揮手）追！

陈大少 是。（向众匪）追！

——幕徐落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十八年以后的一个冬天。下午。

仍在序幕故事发生的地方，山河依旧。只是长在乱石岗上的那株小青松长大了，它身披白雪，迎风挺立，在它下面添了一顶帆布帐篷，无线电报话机的天线从帐篷顶伸出来。悬崖边上立着一根标杆，上面挂着“603小队”的三角红旗。

幕启 狂暴的风雪嘶吼着，象一头发狂的狮子在峡谷中撒野，天地山河白茫茫混沌一片。

技术员邓富子站在观测镜前观测。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

邓富子 （向幕后大声地）往这边、这边，（挥手）我的左边，你的右边，（泄气地）咳！不行！

〔幕后女孩子的声音：“夫子，夫子，怎么停摆了？夫子，你说话呀！”〕

邓富子 （指指自己的喉嚨）

〔报务员张霞上。〕

张霞 你怎么啦？

邓富子 嗓子都快哑了。

张霞 风大听不清呀！

邓富子 听不清还看不清，我近视，你也近视？

张 霞 你別急呀，夫子，我們都是外行，誰能跟你比呀——
大学生！你就耐心点吧！

邓富子 耐心！一上午連两个測点都沒定下，我的任务怎么
完成？

张 霞 这次我保证一定配合好。

邓富子 好了，好了，不劳大駕，我自己来。

〔繪圖員李彩英背着一小捆柴，拿着标杆，从崖下爬上来。〕

李彩英 哎呀！你們倒好，在这儿说开沒完了，把我一个人
撂在半崖上喝西北风啊。

邓富子 繪圖員同志，辛苦！辛苦！不劳大駕，我亲自出馬！

李彩英 （把标杆交給邓）謝謝，夫子大人，我求之不得。

〔邓拿起标杆下。〕

李彩英 （坐下）这鬼地方，真要命。（喘气）张霞，明天回大
队部，晚上咱們就可以看场好电影。

张 霞 得啦，咱們进山三个月，一个有价值的矿点也沒找
到，空着手回家，哪有心思看电影。

李彩英 活該咱們队认倒楣，运气不好，那有什么法子。

张 霞 这和运气有什么关系，我看是咱們工作不积极，不
負責任。

李彩英 唉！算了，我不跟你爭论，咱們还是去做最后的晚
餐吧。（欲起不能）哎，拉我一把吧！

张 霞 看你娇的。

李彩英 拉一把嘛。

〔小队的医生陈非从帐篷里走出来。〕

陈 非 你們在干什么呢？